

## 堅守公共性：期待鳳凰涅槃

許紀霖

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創刊二十五周年了，從1990到2015年，雜誌伴隨着世紀風雲上下起伏，她的歷史就是中國思想界的見證。

雜誌所誕生的1990年，是當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。一場血雨腥風之後，中國大陸思想界一片蕭條，萬馬齊喑；香港回歸中國日程逼近，對大陸事務密切關心；台灣與大陸的互動起步，兩岸知識份子啟航接觸交流。就在兩岸三地開始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時候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橫空出世，為全球的華人知識份子打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交流平台。她辦在香港這個自由、開放的東方之珠，一時成為兩岸三地思想互動的中介，全球華人學術圈矚目的中心。

雜誌最大的亮點，乃是她的公共性。所謂「公共性」，指的是雜誌不是一份同人刊物，沒有特定的黨派或學派背景，她是開放的，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聲音、立場和觀點。雜誌的公共性，有賴於一個開放的、公共的思想界。我曾經分析過，在1980年代之前，中國大陸有分為不同學科的學術界，也有塑造官方意識形態的理論界，但沒有民間的思想界。正是在1980年代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啟蒙運動當中，一個具有獨立性格的思想界浮出了水面。思想界擁有與學術界和理論界不同的空間場域，比如著名的《讀書》、《文匯月刊》、《世界經濟導報》等刊物，以及「走向未來」、「文化：中國與世界」論叢等，有一批立場各異、卻擁有共同精神標誌的知識份子。他們雖然互相爭論，卻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和敏銳的現實關懷。

1989年之後，除了《讀書》碩果僅存，中國思想界的其他雜誌都遭遇厄運，然而，思想界還在，那些思考中國與世界大命運的知識份子還在。他們需要一個新的交流平台，一份可以發出聲音的新的公共雜誌。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的誕生，回應了思想界的急迫需求。她是1980年代思想的延伸，卻站在一個更開放、更自由的基點上：在香港這個全球化大都會中，她將中國思想界介紹給世界，也將世界最新的思潮帶給中國，成為聯繫世界與中國思想場域的重要通道。

當我們回溯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重要論戰的時候，會發現幾乎大部分重要的議題都是首先在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發起的，同時雜誌又是各派知識份子論爭的主戰場：人文精神討論的最初濫觴、激進與保守的爭論、制度創新的提出、文明衝突的問題、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大論戰……毫不誇張地說，《二十一

世紀》雜誌在那個年代裏面設置了中國思想界的基本議題，引導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考方向，成為站在舞台中央的、眾生矚目的「思想DJ」。

然而，也就在那個世紀之交，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巨大震盪，從1980年代的啟蒙陣營發展而來的公共思想界，原先有共同的敵人和一致的目標，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，隨着現代化目標的部分兌現，民間思想界對於當下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中國的方向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，進而從立場的分歧發展為思想的隔膜和宗派的對抗。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初，一個統一的中國思想界不再存在，分裂成一個個有着自家政治立場、知識背景和人脈關係的宗派山頭；他們各有各的雜誌，各有各的學術話語，彼此之間也不再有了嚴肅的爭論，只有互相的鄙視和攻擊。



思想界的公共性衰落了，學界重新封建化，成為一個碎片化的虛擬存在。於是，作為中國思想界公共平台的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，面臨着尷尬的困境。她自身不是一個學術思想共同體，只是為各種思想的釋放和交流提供公共空間，然而，公共性的喪失、封建化的出現，使得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喪失了其以往的功能，她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。

另一方面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所處的香港，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，逐漸失去了其原先的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功能，香港地位的下降，也對雜誌產生了微妙的影響。而台灣新一代人所出現的「去中國化」，又使得兩岸學人的關懷與焦點漸行漸遠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的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，究竟往何處去？從思想界轉向學術界，成為一份全球華人學術界的公共學術刊物，還是不忘初衷，堅守思想的陣地？如果是前者，又如何打造學術的公共性？要知道，學術界的公共性比思想界的公共性更為艱難，當今世界的學術界已高度學科化，即使在學科內部，碎片化的研究也漸漸成為主流，專家學者對學術公共性的漠然，比較起思想界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那麼，如何重新尋找思想界的公共性？或者說，在學術的議題中發掘思想的公共性？只要「中國往何處去」這個大問題仍未獲解決，思想界的公共話語就永遠存在，問題只是在於，如何讓不同傾向、不同觀點的知識份子能夠聚集在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的平台上，願意對話和交流。另一方面，兩岸三地的思想與心靈雖然漸行漸遠，但不管他們願不願意，都是同一個命運共同體，面臨着不可分解的共同境遇，何況從歷史傳統而言，都是大中華文化的一部分。

對於一個人來說，二十五周歲是心智成熟的年齡，對於一份雜誌來說，更是如此。困難是現實的，機會更是存在的，只要中國文化不亡，只要二十一世紀還有中國的位置，只要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，就有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的前途。作為與雜誌一起走過二十五個歲月的讀者、作者和編委，我相信，有鳳凰涅槃的奇迹。

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